客座贅語/1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客座贅語

◀上一卷

卷十

全書終

官軍糧賞則例

月糧則例：指揮使八石，同知六石二斗，僉事五石八斗，鎮撫三石八斗，正千戶四石二斗，副千戶三石八斗，百戶三石，總小旗一石。軍隻身六斗，有妻一石，紀錄、老疾軍三斗，把門、修倉軍士餘丁各三斗。操備舍餘口糧四斗，軍匠八斗，無妻四斗八升。優給指揮千百戶與見任同。每年二月十日關支折銀，每米一石，折銀五錢，餘月支米，遇閏本折隨宜關支。賞賜則例：冬賞正軍綿布三疋，內本色二疋，每疋折銀三錢；折鈔布一疋，每疋折鈔五錠。軍匠二疋，內本色一疋，折鈔一疋。有母妹幼軍三疋，內本色二疋，折鈔一疋，無母妹幼軍一疋。隻身軍匠一疋，疾軍一疋。以上俱本色。江、濟二衛水夫，每名胖襖一件，每件折表裏綿布五丈二尺八寸、綿花二觔，每布一疋長三丈二尺，折銀三錢，綿花一觔，折銀七分。夏賞每布名俱苧布一疋，折銀二錢。

議謚

南都自襄敏王公後無復有予謚者。頃因部議諮訪，京兆公舉上、江二縣應謚諸公，為陳公遇、顧公璘、童公軒、張公琮、何公遵、陳公鎬、殷公邁、王公鑾、吳公自新。部使者駱公駿曾酌而疏請下部矣。丁巳春，部議予謚四十三人，而前諸公尚有待也。因思國

朝文臣必三品以上方予謚，然謚雖為優恤特典，而字之上下有辨，褒貶之意，未嘗不寓其中。蓋有身為宰執大臣，而僅合於好和不爭寵祿光大者，即而思之，其人品已可概見，此真《春秋》嚴一字之義也。至有幸而得美謚者，宜仿晉、唐人議賈充與議許敬宗謚，不當之意酌之，似不必議奪。蓋奪則有議者與賢而無謚者同在，不可跡之，天使幽厲，而削其謚，千載之後，史策闊疏，並其人不可知矣，何似存之而使知清議百世不能泯也？惟夫三品以下，有行義人品卓絕者，特恩賜謚。此則有美而無惡，有褒而無刺，別為激揚盛典；若宜謚未錫而追補者亦然，並著在非常之例。至官三品以上，宜仿親郡王例，但居是官，則照例賜謚。如宋天聖中，孫奭等言：臣僚薨謝，不待本家請謚，在官品合加謚者，並令有司舉行。而謚必嚴核其流品，務使名與實副，斯不失乎古人大行大名，細行細名之指。而近日議奪、議予之紛紜，亦可息也。

《周禮》卿大夫卒，太史於葬前賜謚，祖奠之曰續誄。後世失於申明典禮，故須門生故吏錄行狀，子孫請謚。然應謚者，太常議之，博士具草，考功審覆，判都省集議，上中書門下判准錄奏。未允物論者，輒據法駁正之，得以伸其是非，而私請不得與。國朝則應謚者必由陳乞，其子孫舊故於合幹衙門豫先講求，一無齟齬，而後疏覆施行，得旨予謚，內閣乃並列二謚，請上點定，故謚多有美而無惡。然亦有上推主恩，下采公議，微示意於褒美，一字之外，如前所雲曰「安」、曰「榮」者，其用意似徇，而旨則婉而切矣。近日江夏斷斷謚法，直以有謚為榮，無謚為辱，似耑執夾漈序論之旨，故亟欲議奪前之溢謚者，而不知予謚一字之辱，有甚於無謚與奪謚，即夾漈業以定為上中下三品之謚，孰能掩之？弇州《謚法紀》於古今用謚之原，可謂晰矣，而亦未嘗於此別白著明。今日謚法，禮曹頗慎舉行，前代之故，似亦不可不一為折衷也。

山水

金陵之山，形家言為南龍盡處，精華之氣，發露無餘，故其山多妍媚，而鬱紆煙容嵐氣，遝翠霏青，望之如古佛頂上之螺，美人眉間之黛，而特未有奇峰削壁，拔地刺天，如瑤箋玉劍，突起於雲霄之上者。江水一瀉千里，沙騰浪湧，天日為昏，最為怪偉。至靜夜無風，江聲隱起，余嘗夜臥洪濟燕磯聽之，洶洶如欲崩四壁也。後湖泓渟坦迤，堤楊州，綽約媚人，山色四圍。如靚妝窺鏡，湖山之美，何減虎林，所少者獨瀑布與寒泉耳。鍾山之一人泉，牛首之虎跑泉，攝山之白鹿泉，祈澤寺之龍玉泉，衡陽寺之龍女泉，雖一泓之流，未足稱奇，然瀹茗濯纓，其為已足，固可褰裳提罌而臨試也。

寺院

南都城中道院，若朝天宮則枕冶城山，靈應觀則俯烏龍潭，盧龍觀則倚獅子山。佛寺若雞鳴寺則坐雞籠山，永慶寺則傍謝公墩，吉祥寺則負鳳凰山，清涼寺則屏四望山，金陵寺則展馬鞍山，上瓦官寺則峙鳳凰臺，皆備登臨之美。下瓦官寺在杏花村內，林木幽深，入其門令人生塵外想。鷲峰寺地僻而無可眺，然差與市遠。封崇寺雜閭閻中，荒涼頹廢，致無足言。惟承恩寺踞舊內之右，最為城南囂華之地，遊客販賈，蜂屯蟻聚於其中，而佛教之木義剎竿，蕩然盡矣。

御筆文昌帝君像

憲宗皇帝御筆文昌帝君像，帝君冠唐帽綠袍，束帶履烏靴，手持玉如意，坐磐石上，神儀蕭散出塵，真天人也。上題成化十九年御筆，押以「廣運之寶」。舊為苑馬卿盧公家藏，今人但知宣宗皇帝御畫，不知憲宗皇帝宸翰之工如此，真人間之瑰寶也。

寧國公主墨杯

寧國大長公主孫繼本，家藏公主所用遺墨半挺，上用紫金打成龍口吞之。一白瓷酒杯，酌酒滿，則隱起一龍形，鱗鬣具備，傾去其酒，則不可見矣。常見宣窯壺盞，往往油內隱龍鳳細紋，細視之方可睹，此杯亦其類也。

文士

文墨之士，英英皎皎，馳聲藝林者，時不乏人。周吉甫暉，博物洽聞，恢奇奧雅，詩句之美，冠絕當時。黃伯子祖儒，才藻溢發，世　　雕龍，所著《囈覺稿》，出入古今，故非恒士。黃徵甫應登，古文辭詩賦流奕清舉，編有《謝山暇錄》，辨難考據，尤為博雅。顧孝直端祥，賦稟英多，矢口而成，籠蓋人上，分其才藝，足了數人。姚允吉履旋，詩文典則，可誦可傳，與弟允初觀察有金友玉昆之目。黃叔遯復儒，雕文琢章，鏗鏘有韻，追蹤家學，志氣罕倫，為貧所羈，不副其意。張彥先一儒，博洽英雋，詩古文取法漢、魏、六朝，鬱然古色，非復時流。傅遠度汝舟，奇思灝氣，高出一世，所行《七幅庵集》、《唾心集》、《步天集》，總之皆不經人道語，真是奇人。孫幼如起都，少而稱詩，長習經義，雅麗宏肆，鑠古切今，極才人之致。孫燕詒謀，稱詩南國，多四方之遊，所以詩草，申文定序之，推許甚。至李象先佺，雅意標舉，行著詩集，余嘗為之序，頗極推挹，而君心似不肯餘言，知其志大宇宙也。此皆垂纓戴糸徒，青青子衿，以其餘力，

肆意於茲，具足千秋，可名一代。余皆得時與往還，間伸唱和。其它干將之氣，牛斗相望；汗血之駒，跋跋欲騁者尚多，不能悉紀也。金陵多材，豈不盛哉！

張子明隱君，名正蒙，家通濟門外，年九十矣，步履如飛，日行數十里不倦，不多食酒，而啖肉飯如壯夫。詩法盛唐，饒王、孟、韋、柳之趣。胡彭舉宗仁，詩奇峭多新致，周吉甫稱其句中有畫，類王右丞，余嘗序其《知載齋稿》，板而行之。葉循甫太學遵，家本素封，而好韻事，所居水石花木皆有佳致。詩與柳陳甫、陳延之輩相唱和，翩翩遒上。且學多所通，近焦弱侯先生《升庵外集》，校仇編次，皆循甫筆也。歐陽惟禮名序，以太學生官府幕，投紱歸。惟禮兄弟多翰墨交，所自運清拔有韻。惟禮又善書法，頗有銀鉤蠆尾之意，信是白眉。

書法

金陵士大夫多留意墨池者。焦弱侯先生真行結法眉山，散朗多姿，而古貌古骨，有長劍倚天、孤峰刺日之象。卜中立行書師章草，簡勁無媚骨，望之肅然，類其為人。朱元介真行師趙魏公，簡出入顏魯公與文徵仲，日可萬字，運筆若飛，小則蠅頭，大則徑尺，咄嗟而辦，從來書家之神速，恐未有若此者。許伯倫行狎書師孫過庭，勁媚錯出，圓熟溫茂，如王謝兒郎，皆有體韻。沈生予真書師晉諸王，而波拂點畫，具有拔山之力。姚允吉真行法率更，稍益以己意，簡峭中微帶風貌，故自彬彬。余世奕真行師閣帖，筆勢遒美，行列古雅，較乃祖司成，當有出藍之譽。孫幼如真書如玉環，豐豔而有致；行草師米元章《蕪湖學記碑》，幾如優孟之似叔敖。歐陽惟禮真師率更，篆、八分師二李與梁鵠，結構不疏，古雅有意。胡彭舉八分書師魏之《受禪碑》，簡勁方正中，雅氣逼人，如陶貞白坐聽松樓上，語語煙霞，無一點塵氣。黃叔遯行書法章草，而清勁特甚。余嘗戲謂：「君舉體充悅拖遝，當號笨伯；而作字秀羸，故是一反。」許無念為伯倫長子，真行似乃父而秀逸過之，真如趙合德初進禦時，以輔屬體，無所不靡。魏考叔真書師《黃庭經》，結構致密，神采流麗，團扇尺素，嫣然動人。

畫事

前輩士流工畫事者，自陳魯南太史、陳子野明府、胡懋禮太史、盛仲交文學外絕少。後何侍御仲雅繼之。近日朱宗伯元介作畫山水花卉，巨幅單條，觸興輒染，所摹前人，遂有南宮奪真之妙。齊王孫國華工寫生，繪梨花、白燕、鸚鵡、錦雞，燁然有生動之狀。嘗寫松鶴以壽餘，意匠尤古雅。姚允吉文學之梅花，金莘甫太學之菊花，皆饒雅趣。它

如郭水村仁，工寫大幅山水，布置渲染，具有成法。胡彭舉宗仁畫自文五峰伯仁來，晚出入王叔明、黃子久二家，其筆意古質，頗有五代以前氣象。二子耀昆、起昆，奕奕皆有父風。李紹箕山水草樹，綽有勝情，骨法不凡，究為能品。魏考叔之璜弟和叔之克工山水，筆法秀美，姿顏奕媚，有不勝羅綺之態。此皆近日行家以畫名者，它亦無有卓然著稱者矣。

王梅溪研

盛仲交蒼潤軒中藏有王梅溪先生研，研體員，長可尺六七寸，廣三之二，色正紫，先膩而潤，蓋端石也。四邊刻蓬萊樓閣，雲氣海濤，近上作方池，以一木架嵌之，架高二尺餘，有足如几。仲交寫大字，作長幅畫，輒滿注水，濃磨隃麋，興到捉筆，揮灑淋漓，非此不稱其意氣。後其子伯年曾以見示，今不知寘誰氏矣。

讀書題識

仲交先生家多藏書，書前後副葉上必有字，或記書所從來，或紀它事，往往滿幅，印鈐惟謹。後多散在人間，其家舉所書者悉扯去，殊為可惜。因見前輩趙定宇少宰閱《舊唐書》，每一卷畢，必有朱筆字數行，或評史中所載，或閱之日所遇某人某事，一一書之。而吾師具區先生，校刊監本諸史卷後亦然，竟以入梓。古人讀書，遊泳賞味處，於此可以想見，遠勝於鬻及借人為不孝矣。

古詞曲

晉南渡後，采入樂府者，多取閭巷歌曲為之，亦若今《幹荷葉》、《打棗幹》之類。如吳聲歌曲，則有《子夜歌》、《子夜四時歌》、《大子夜歌》、《子夜警歌》、《子夜變歌》、《上聲歌》、《歡聞歌》、《歡聞變歌》、《前溪歌》、《阿子歌》、《團扇郎》、《七日夜女歌》、《長史變歌》、《黃生曲》、《黃鵠曲》、《桃葉歌》、《長樂佳》、《歡好曲》、《懊儂歌》、《黃竹子歌》、《江陵女歌》。如神弦歌曲，則有《宿阿曲》、《道君曲》、《聖郎曲》、《嬌女曲》、《白石郎曲》、《青溪小姑曲》、《湖孰姑曲》、《姑恩曲》、《采蓮童曲》、《明下童曲》、《同生曲》。如西曲歌，則有《三洲歌》、《采桑度》、《江陵樂》、《青陽度》、《青驄白馬》、《安東平》、《女兒子》、《來羅》、《那呵灘》、《孟珠》、《翳樂》、《夜度娘》、《長松標》、《雙行纏》、《黃督》、《西平樂》、《攀楊枝》、《尋陽樂》、《白附鳩》、《拔蒲》

、《作蠶絲》、《月節折楊柳》。如雜曲歌辭，則有《西洲曲》、《長干曲》、《東飛伯勞歌》、《休洗紅》、《邯鄲歌》。在宋、吳聲歌曲則有《碧玉歌》、《華山畿》、《讀曲歌》。西曲歌則有《石城樂》、《莫愁樂》、《烏夜啼》、《襄陽樂》、《壽陽樂》、《西烏夜飛》。在齊，西曲歌則有《共戲樂》、《楊叛兒》。梁鼓角橫吹曲，則有《企喻》、《琅琊王》、《鉅鹿公主》、《紫騮馬》、《黃淡思》、《地驅樂》、《雀勞利》、《慕容垂》、《隴頭流水》、《隴頭》、《隔谷》、《淳于王》、《東平劉生》、《捉搦》、《折楊柳枝》、《幽州馬客吟》、《慕容家自魯企由谷》、《高陽樂人》、晉、宋皆江左俗間所歌。梁橫吹曲，則似間取北土所詠，仿其音節，衍而成之。然其辭總皆兒女閨房、淫放哀思之語。李延壽所謂「格以延陵之聽，皆為亡國之音」者也。

冶城

冶城最古而最為勝地。吳為冶城，晉初為冶城，後為西園，宋為總明觀，楊吳於此建紫極宮。宋改天慶觀，大中祥符間，賜額為祥符宮。元初名玄妙觀，後改大元興永壽宮。國朝為朝天宮。初，門南向，後以宮內火災，移門居東巽方，而徑為九曲，前小殿，四隅以四亭翼之，象玄武禳火也。

兩謝公墩

《金陵志》紀冶城北有謝公墩。謝靈運撰《征賦》：「視冶城而北屬，懷文獻之悠揚。」李白有《登金陵冶城西北謝安墩詩》，序云：「此墩即晉太傅謝安與右軍王羲之同登，超然有高世之志，於時營園其上，故作是詩。」有曰：「冶城訪古跡，猶有謝安墩。平覽周地險，高標絕人喧。想像東山姿，緬懷右軍言。白鷺映春洲，青龍見朝暾。地古雲物在，臺傾禾黍繁。我來酌酒波，於此樹名園。」城東半山寺後別有謝公墩，按《慶元志》，城東半山寺舊名康樂坊，因謝玄封康樂公，至孫靈運猶襲封。今以坊及謝公墩名觀之，恐是玄及其子孫所居。余前正疑王荊公「我屋公墩」之說，與冶城北相遠。今據此誌，乃知金陵自有兩謝公墩，在今冶城北與永慶寺南者，乃謝安石所眺；荊公宅之半山寺所雲謝公墩，乃謝玄所居。荊公或誤以為太傅也。

金陵圖

宋洪遵跋楊備《覽古詩》曰：「暇日料簡故府，得《金陵圖》，六朝數百載間，粲然在

目。又以今日宮闕、都邑、江山為《建康圖》，並刻石以獻。上稱善，有旨令參訂古今，微識其下。客有以前詩示遵，亟鋟之木，圖舊在玉麟堂，好事家有大本。」此張鉉《金陵志》所載，今此圖本亦不復存矣。因思金陵形勢，自吳至梁、陳，宮闕都邑相因不改。隋文平陳，詔建康城池，並平蕩耕墾，而六朝都邑宮室之跡盡矣。楊吳跨淮水為城，朱雀航、驃騎航、禪靈渡囊括城內，而六朝山水之形變矣。入國朝，益拓前代之城而大之，於是青溪、九曲之舊不復可考，都邑宮室重為開闢，獨高山大川不失其故。而故老不存，俗呼多舛，欲一一據冊問之，猝未易得。陳魯南先生《金陵圖考》一編，最為精洽，而自都城外山水之名，亦多未晰，如方山在秦淮之左，而圖列於右，其諸山名，尤多闊略。余嘗欲為一圖，據今日之形勢、名字以上溯於前代，如今某處在某代為某，盡上、江二邑境內山水村墅，一一考證而圖之，以信今傳後，而病懶未能也。

總明觀

宋明帝六年，立總明觀於冶城，徵學士充之，置東觀祭酒、訪舉各一人，舉士二十人，分為儒、道、文、史、陰陽五部學。言陰陽者，遂無其人。按宋文帝元嘉十五年，立儒學於北郊，命雷次宗居之，在鍾山之麓，時人呼為北學，今草堂是也。明年，又命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，在雞籠山東。著作郎何承天立史學，司徒參軍謝玄立文學，並在耆闍寺側。然則宋蓋二世皆立諸學矣，而冶城之立學，今人少知之者。

城內外諸水續考

余前曾言城內外水利，因檢《金陵新志》載《東南利便書》曰：建康古城向北，秦淮既遠，其漕運必資舟楫，而濠塹必須水灌注，故孫權時引秦淮名運瀆，以入倉城〈（即今斗門橋以北一帶河，至鐵牐楞者是）〉。開潮溝以引江水〈（東發青溪抵秦淮，西通運瀆，北連後湖，即今北門橋至珍珠河一帶是也）〉，又開瀆以引後湖，又鑿東渠名清溪，皆入城中，由城北塹而入後湖，此其大略也。白楊溥夾淮立城〈（即今自通濟門起，西至石城門皆是）〉，其城之東塹皆通淮水〈（即今通濟門外上至南門一帶是也）〉，其西南邊江以為險。然春夏積雨，淮水泛溢，城中皆被其害。及盛冬水涸，河流往往幹淺〈（此一段在今日正同，與宋無異）〉。宋隆興二年，張孝祥知府事，奏秦淮流經府城，正河自鎮淮〈（今南門內橋）〉、新橋〈（今新橋）〉入江，其分派為青溪〈（今洞神宮後一段，經四象橋一帶是）〉，自天津橋〈（今內橋是也）〉出柵寨門〈（今鐵牐楞是）〉入江〈（宋時今水西、旱西二門外，似未有土地如今日廣遠，石城下即臨江）〉。柵寨門近地屬有力者，因築斷青溪水口，創為花圃，為遊人玩賞之地。每久雨，水暴至，

則正河不能息泄水勢，於是泛濫城內，居民被害〈（今古潮溝、青溪、運瀆河身皆為住民日久侵占，堙塞不通，故水患正與此書相類）〉。今欲復通柵寨門，使青溪徑直入江，則城內永無水患。及汪澈繼孝祥知府，詔澈指定以聞，澈言開西園古河道，通柵寨門尤便，從之。戚氏《志》云：秦淮水源甚遠，小川流入者眾，又古來貯水湖衍，後世築為圩田日多，每夏雨暴至，江潮復湧，水即泛溢，皆經流城內一河入江。自源及委，所過不計幾橋，凡過一橋，皆為木石岸堰束扼，及居民築土侵狹河道，故水失其常，橫流弗順。是以必資柵寨門河〈（今內橋以西至鐵牌楞）〉及長干橋下河〈（今南門外大橋是）〉分泄其勢，其關於國賦民食者非輕。如雲通便舟楫，特是小事。自前如李祥所言，止謂城內被水，然多不過數日即退，其害亦輕。若觀鄉外圩田，則始見其害可畏爾。上元、江寧、溧水多賴圩田，農民生計居處，多在圩中。每遇水至，則舉村闔社，日夜並力守圩，辛苦狼狽於淤泥之中〈（今上江濱江田地及句容以西、方山上下一帶，皆同此害）〉，如禦大寇。幸而雨不連降，風不湧浪，可以苟全一歲之計。其為壞決，則水注圩中，平陸良田，頃刻變為江湖，哭聲滿野，挈舟結筏，走避他處，國賦民食，兩皆失之。是皆水不安流之故而。其言城內外之水患，最為明切痛快。與餘前言郊外水患，懸合於數百載之前。第今諸湖既難議復，惟浚支流一節，稍可舉行，是在有地方之責者亟議永利爾。

東坡先生金陵詩

東坡先生在金陵為詩幾十有五篇：《小子遯病亡於金陵作二詩哭之》，又《次荊公韻四絕句》，又《同王勝之遊蔣山》，又《次葉致遠韻》，時致遠正從介甫於金陵，又《次裴維甫韻》，裴時解石於秣陵，又《次段縫韻》，縫家居金陵者也，又紹聖元年至金陵，得鍾山泉公書，寄詩為謝，並贈《和老詩》，又建中靖國元年，公還自海至金陵，又《次韻清涼老詩》，又題長短句於賞心亭，又著《觀音頌》於崇因寺。

放生洲池

石頭城前有長命洲，梁武帝放生之所也。帝日市鵝鴨雞豚之屬放此洲，置戶十家，常以粟穀飼喂，歲各千數。又唐乾元中，詔於江寧、秦淮太平橋，臨江帶郭，上下五里，置放生池八十一所。有碑，異州刺史顏真卿撰文。今淮清橋北，水通古青溪，西入運瀆者，其遺跡之一也。《後湖志》：宋天禧四年，改湖曰放生池。又曰：按舊圖經，唐乾元中已置此池，史正誌於青溪放生池建閣，張椿為之記。

八功德水

靈谷寺八功德水，自寺牆外由鍾山流出，下有石為曲水引之，在寶公塔之東北。宋知上元梅摯記甚工，其文曰：鍾山之陽，有泉曰八功德。梁天監中，有胡僧曇隱寓止修行，有一厖一作「　　」眉叟相謂曰：「予山龍也，知師渴，飲功德池，措之無難矣。」人與口滅，一沼沸成，深僅盈尋，廣可倍丈。浪井不鑿，醴泉無源，水旱若初，澄撓一色。厥後西僧繼至，云本域八池，一已窘矣，此味大較相類，豈非竭彼盈此乎！一清、二冷、三香、四柔、五甘、六淨、七不饐、八蠲痾，又其效也。文多不載。今水有時而竭，或云水在山中，因禁地人跡不至，歲久木葉所堙，故有時而涸，不知然否。

沿江開河議

興化李君思聰嘗建議：自南都抵京口，江水險惡，往來舟楫常有風波傾覆之苦。謂大勝關至燕子磯一帶有內河，故數十里無長江之險，今燕子磯以下抵京口一帶，舊有河形，宜加開浚，則一百八十里江險可以引避，此漕運與士商往來之永利也。余甚韙其論，因考舊志，古漕河一名靖安河，在龍灣市上元金陵鄉。宋吳聿《靖安河記略》云：自金陵抵白砂，江險，其尤者為樂官山李家漾，至急流濁港口，凡十有八處，號稱老風波，而玩險阻者，至是鮮不袖手。東南漕計，歲失於此者什一二。宣和六年，發運使盧公訪其利病，得古漕河於靖安鎮之下缺口，謂其取逕道於青沙之夾趍北岸，穿坍月港，緜港尾越北小江，入儀真新河，高枕安流，八十餘里抵揚州新城下，可易大江百有五十里之險。按此論正與李君意同，特彼在徑趨北岸，此則專傍南岸抵京口耳。北岸之河今亦堙塞，蓋江水東西衝決不常，沿江洲地，時有坍卸入江者。今上新河舊傳自江東門可數里至江岸，今不過里餘矣。陵谷變遷，江上尤速。李君之議甚美，俟再與習江上地形者籌之。

古跡儷語

白石；青溪。龍廣山；雞鳴埭。蟹浦，龍山。桐樹灣；竹格渡。直瀆；橫塘。謝公墩；杜姥宅。烏榜村；青林苑。西州；東府。三山；二水。烏衣巷；紅羅亭〈（李後主作亭）〉。一人泉；五馬渡。商飆館；〈（宋）〉，甘露亭〈（陳）〉。蘼蕪澗；茱萸塢。入漢樓〈（晉）〉；橫江館。赤烏殿〈（吳）〉；朱雀航。南澗；北山。珍珠河〈（陳）〉；胭脂井。花林村；竹　　港。夏侯山；朱年壟。覆舟山；投書渚。皂筴橋；白楊路。赤蘭橋；烏衣巷。蒼龍堰〈（後湖上）〉；白鷺洲。籬門五十六所；秦淮二十四航。梁五明殿；唐百尺樓。伏龜樓〈（在宋府城東南）〉；躍馬磴〈（城南，即南磴）〉。南

磴僂；西州路。青溪宮；白石壘。宋玉燭殿；梁金華宮。落星樓；清暑殿。三品石；八卦泉〈（方山定林寺）〉。鳳凰裏；燕雀湖。又云蚵破磯。覆栝池〈（元帝）〉；麾扇渡。慈姥山；道士塢〈（鍾山）〉。莫愁湖；桃葉渡〈（上梁妓，下王大令妾）〉。穿針樓；邀篷步。謝玄走馬路；盧絳翔鸞坊。橋名萬歲；臺曰九日。棲霞寺；落星墩。鼓吹山；幕府寺。青谿祠；白石廟。玉樹後庭；金蓮帖地。疑城〈（吳於石城設，以拒魏文帝）〉；辱井〈（胭脂井）〉。

秦人鑿山

今人第知方山至石硤山，為秦皇鑿山斷金陵王氣之處，不知今城之西北盧龍、馬鞍二山間，亦為秦所鑿也。此處正號金陵岡，俗傳埋金之讖，正是此處。岡上有碑，因開靖安路失之。張鉉《新志》言其地有溝，溝中有石脈，見存以證斷鑿之跡。盧龍山今土名獅子山，《志》稱在張陣湖北，岡壟北接靖安，今山下為儀鳳門，門外猶號龍灣城，即《新志》所稱靖安鎮者是也。由此而北，則為直瀆山。又按今龍潭有靖安村，去城九十里，與《志》遠近迥異，姑兩存之。

建都

孫吳建都四世，凡六十年。東晉建都十一世，凡一百三年。南宋建都八世，凡五十八年。南齊建都七世，凡二十三年。蕭梁建都四世，凡五十五年。南陳建都五世，凡三十三年。六朝凡二百五十二年。南唐建都三世，凡三十九年。宋南渡為行都七世，凡一百三十九年。以上金陵為都皆偏安也。至我朝為帝都，已遷北京為南京，一統萬萬年。自古海內建都之多而且久，未有踰金陵者。

橋名

《金陵新志》紀諸橋名多有復誤。如運瀆、青溪所跨，試以遺跡參之，次第可考，而紀敘無法，有一名而兩紀者。其自序言：官府文案，兩經焚毀，故老晨星，無從詢訪，固宜有是，今姑就俗稱，上附於古可徵者誌之。內橋在宋行宮前，舊名虹橋，政和中蔡嶷建石橋，號蔡公橋，後改天津，南渡後用西京大內前橋名也。新橋本名萬歲橋，唐詩句中「萬歲橋邊此送君」，新橋乃楊吳時所名，又名飲虹橋。羊市橋本名清化，俗呼為閃駕，景定二年馬光祖重建，手自書榜改今名。笪橋，俗傳茅山二十六代笪宗師所建，舊名欽化，馬光祖改建，名太平橋。武定橋，馬光祖建，定今名，舊為長樂。倉巷橋，舊

名望仙橋，馬光祖改名武衛。北門橋，舊名武勝。大中橋舊名白下，又名上春橋。南門外橋，五代楊吳名長干橋。今乾道南北二橋，與北之獅子橋，青溪之竹橋、內橋，東西之東虹、西虹橋，皆舊名。此其灼然而可據者也。

宮城都邑二圖

《新志》所畫六朝宮城、都邑二圖，前後錯綜，可以想像往代之概。而以山川之大勢，參今日都邑宮闕之制，古今之異同，可以了然於心目中矣。懼其久而就堙，因列置於此。

羅寺轉灣

入石城門，往東大街折而北，路曲如環，俗名「螺螄轉灣」。或曰訛也，路曲處乃鐵塔寺牆腳，寺舊名羅寺，此路值其隅角，故曰「羅寺轉灣」耳。因考此寺，宋太始中，邦人舍地建精舍，號延祚寺。至唐，有靈智禪師，生無雙目，號羅睺和尚，經論文字，悉能明了，時人稱有天眼，為建塔寺內，或曰羅寺，無乃因此僧立名乎？又寺佛殿前，舊有鐵塔二座，乾興元年鑄，今之名鐵塔，正以此也。俗傳此寺洪武中，聖祖在大內，望見其塔中有僧殲焉，毀寺為倉。然建文二年，寺僧募修疏文見在，則洪武中寺固亡恙也。其改而為虎賁左衛倉，不知當何時耳。

迴龍、候駕二橋

迴龍橋，《金陵新志》在城西門內。今卞廟西大街有平橋，而下洞甚巨，南通運瀆至鐵牐櫺者，即此橋也。而金川門內又有一橋，亦名迴龍橋，則以成祖靖難入城之故。又鐵塔寺倉前有橋，俗訛為侯家，故老言本名候駕，二義似有所為，惜無可攷。大都修志所載名目，多係地方人開報，自非史冊確有證據，訛舛自難糾正。士大夫即家於此，寓於此，足跡未經，耳傳已熟，欲一一得其真而載之，故未易也。

幕府直瀆諸山

《寰宇志》稱幕府山東北臨直瀆浦，西接寶林山，南接蟹浦，又南接盧龍山。《南畿志》言一名石灰山，由此北屬至觀音山，突出大江為弘濟寺。宋明帝高寧陵在山西，晉王導、溫嶠亦葬山西。寶林山北有夾蘿峰，俗訛為夾騾，言達磨北渡，梁武使人追之，使者乘騾為石所夾云。直瀆山有直瀆洞，舊誌言山東西有水流入大江。伏滔《北征記》云：吳

將竺瑤墓有王氣，孫皓惡之，乃鑿其後為直瀆。今瀆與浦皆堙塞不可考矣。

部議救荒

余前已載救荒之議，謂當於戶部倉糧借放。今查部志，成化二年，南京饑荒，守備太監王某等，奏准開倉糴米四萬石，以濟饑民。又令應天府關領糧米，在於街市糴賣，止收銅錢，不必勒要銀兩，聽令饑民得以零碎糴買。嘉靖二十三年，南京地方旱災，巡撫應天都御史丁某奏准糴買南京倉糧二萬石，以濟災民。其米價收貯戶部銀庫，候豐年召商買補，或放折色月糧支用。近議止於放銀月分，米貴則放米，或預放二三月，尤為便益。不費而惠，似可常行。

各倉米樣

江西花紅米、蒸稻米。湖廣蒸稻米。太平、寧國、池州、安慶四府，滁、和二州花白米，花秈米，花紅米。蘇、松、常三府，廣德州，浙江嘉興、湖州二府黃粱米，白米。應天、鎮江、徽州三府，浙江杭州府，黃粱米，白米，白晚米，花白米。浙江金華、衢州、紹興三府，黃粱米，白米，花白米。每米一百石，加耗米八石，又平斛二石，蘆席一百領，內本色七十領，折色三十領。貓竹二根，為墊廒用。

後湖

後湖之中有五洲：西北曰舊洲，一名祖洲。西南曰新洲，上有郭璞墓，皆為庫以貯冊，前抱一小洲，中有溝，縈環如溪澗，今為廚房，以供飲食。東二洲，一曰陵趾洲，一曰太平洲。近西小洲號別島，秀出可愛。西南之水獨深而澄，則所謂龍潭也，即劉宋時龍見處。

王荊公疏湖田

熙寧八年，荊公官江寧，上疏云：「臣蒙恩特判江寧軍府，於去年十一月十一日到任，管當職事。當時集官吏軍民，宣布聖化，啟迪皇風，終成一載，所幸四郊無壘，天下同文。然臣切見金陵山廣地窄，人煙繁茂，為富者田連阡陌，為貧者無置錐之地。其北關外有湖二百餘頃，古跡號為玄武之名，前代以為遊玩之地，今則空貯波濤，守之無用。臣欲於內權開十字河源，泄去餘水，決瀝微波，使貧困饑人盡得贏蚌魚蝦之饒，此目下

之利。水退之後，濟貧民，假以官牛、官種，又明年之計也。貧民得以春耕夏種，穀登之日，欲乞明敕所司，無以侵漁聚斂，只隨其田土色高低，歲收水面錢，以供公使庫之用，勿令豪強大作侵占。車駕巡狩，復為湖面，則公私兩便矣。伏望明降隆章，綏懷貧腐。」按此介甫欲田梁山泊之意，推之此者奉敕依允。紹興二年，趙善湘增收後湖田租，遂為例。淳祐十年，增先賢祠撥湖田七千餘畝。元大德五年，下鍾山鄉開後湖河道。自是以後，惟有一池，他皆田地。國朝平定海宇，貯天下冊籍於湖之中洲，始復開衍為湖，遂為一代禁地矣。

李御史後湖聯句

李熙為御史，同喬戶曹《後湖聯句》云：「片雨孤城黑，三洲一水通。竹深喧宿鳥，天遠斷飛鴻。魏闕心迢遞，鍾山氣鬱葱。雲程須共勉，莫遣鬢如蓬。」其二：「簿書偶成暇，緩步小橋東。袖拂蘆花雪，堤翻落葉風。觀魚臨水次，訪古過林中。回首斜陽外，孤鴻自遠空。」李素有文名，而集少傳，僅見於此。

盧玉田過湖續夢詩

盧玉田先生取選時，夢中得句云：「水國微茫路不分，紅香引入白雲深。」後官南戶部主事，過湖恍如夢中之句，因續云：「仙洲恍覺非人世，民部無論有翰林。日永放衙看鶴舞，雨餘憑檻聽龍吟。平生剩有煙霞癖，宦海何當慰此心。」

謚法解正誤

南監本《史記》刻《謚法解》，原是古書分上下款列，後人誤接連書之，遂錯亂無章，卒莫有厘正之者。今按《汲塚周書》書之，《周書》亦有前後失次者，並為厘正。

惟周公旦、太公望開嗣王業，建功於牧野，終將葬，乃製謚，遂敘謚法。謚者，行之跡；號者，功之表〈（古者有大功則賜之善號，以為稱也）〉；車服者，位之章也。是以大行受大名，細行受細名，行出於己，名生於人〈（名謂號謚。按此篇《博物志》謂為周公所作。今按首數言，是因二公終將葬，錫之謚，製謚從此而始，因敘謚為後世之永製也。雲此為周公作者，非其本矣）〉。

民無能名曰「神」〈（《周書》作「一人無名曰神」）〉。揚善賦簡曰「聖」。敬賓厚

禮曰「聖」。靖民則法曰「皇」。德象天地曰「帝」。仁義所往曰「王」。立志及眾曰「公」〈（《周書》作「立制」）〉。執應八方曰「侯」。賞慶刑威曰「君」。從之成群曰「君」〈（二條《史》有《書》無）〉。壹德不懈曰「簡」。平易不訾曰「簡」〈（《周書》作「不疵」）〉。經緯天地曰「文」。道德博聞曰「文」〈（《周書》作「博厚」）〉。勤學好問曰「文」。慈惠愛民曰「文」。湣民惠禮曰「文」。錫民爵位曰「文」。剛強直理曰「武」。威強叡德曰「武」。克定禍亂曰「武」。刑名克服曰「武」。大志多窮曰「武」〈（《書》作「誇誌」）〉。敬事供上曰「恭」。尊賢貴義曰「恭」。尊賢敬讓曰「恭」。既過能改曰「恭」。執事堅固曰「恭」。安民長悌曰「恭」〈（《史》作「愛民」）〉。執禮敬賓曰「恭」〈（《史》作「禦賓」）〉。芘親之闕曰「恭」。尊長讓善曰「恭」。淵源流通曰「恭」〈（《書》作曰「康」）〉。照臨四方曰「明」。譖訴不行曰「明」。威儀悉備曰「欽」。大慮靜民曰「定」。安民大慮曰「定」。安民法古曰「定」。純行不二曰「定」。綏柔士民曰「德」。執義揚善曰「德」〈（二條《史》有《書》無）〉。謀慮不威曰「德」。辟地有德曰「襄」。甲冑有勞曰「襄」。有伐而還曰「釐」。質淵受諫曰「厘」。慈惠愛親曰「釐」。小心畏忌日「僖」。心能製義曰「度」。博聞多能曰「獻」。聰明釐哲曰「獻」。溫柔聖善曰「懿」。五宗安之曰「孝」。協時肇享曰「孝」。秉德不回曰「孝」。大慮行節曰「孝」。執心克莊曰「齊」。輔輕就供曰「齊」〈（《史記》作「資輔就共」）〉。溫年好樂曰「康」〈（《史記》作「溫柔」）〉。安樂撫民曰「康」。令民安樂曰「康」。安民立政曰「成」。布德執義曰「穆」。中情見貌曰「穆」。敏以敬順曰「頃」。甄心動懼曰「頃」〈（「頃」《書》作「甄」）〉。容儀恭美曰「昭」。昭德有勞曰「昭」。聖文周達曰「昭」。保民耆艾曰「胡」。彌年壽考曰「胡」。強毅果敢曰「剛」。追補前過曰「剛」。柔德安眾曰「靖」。恭已鮮言曰「靖」。寬樂令終日「靖」。治而清省曰「平」〈（《史》作「無眚」）〉。執事有制曰「平」。布綱治紀曰「平」〈（《史》作「布剛」）〉。威德剛武曰「圉」。耆義大慮曰「景」〈（《史》有《書》無）〉。由義而濟曰「景」。布義行剛曰「景」。清白守節曰「貞」。大慮克就曰「貞」。不隱無克曰「貞」〈（《史》作「無屈」）〉強以剛果曰「威」〈（《史》作「猛以」）〉。猛以剛果曰「威」〈（《史》作「強果」）〉。強毅信正曰「威」〈（《史》作「執正」）〉辟土服遠曰「桓」。克敬動民曰「桓」。辟土兼國曰「桓」。道德純一曰「思」。不眚兆民曰「思」〈（《史》作「大省」）〉。外內思索曰「思」。追悔前過曰「思」。柔質慈民曰「惠」。《書》作「受諫曰慧」。愛民好與曰「惠」。能思辨眾曰：「元」。行義說民曰「元」。始建國都曰「元」。主義行德曰「元」。兵甲亟作曰「莊」。叡通克服曰「莊」。死於原野曰「莊」。屢征殺伐曰「莊」。勝敵誌強曰「莊」。武而不遂曰「莊」。克殺秉正曰「夷」。安心好靜曰「夷」。聖善周聞曰「宣」。行見中外曰「愍」。夙夜警戒曰

「敬」夙夜恭事曰「敬」〈（《書》有《史》無）〉。象方益平曰「敬」〈（《書》有《史》無）〉。合善法典曰「敬」。有功安民曰「烈」。秉德遵業曰「烈」。剛克為伐曰「翼」。思慮深遠曰「翼」。剛德克就曰「肅」。執心決斷曰「肅」。愛民好治曰「戴」。典禮不愆曰「戴」〈（《史》作「典德」，《書》作「不塞」）〉。克威捷行曰「魏」。克威惠禮曰「魏」。治民克盡曰「使」。治典不殺曰「祁」。好和不爭曰「安」。外內貞復曰「白」。官人應實曰「知」。貞心大度曰「匡」。名實不爽曰「質」。溫良好樂曰「良」。德正應和曰「莫」。勝敵壯誌曰「勇」。昭功寧民曰「商」。狀古述今曰「譽」。勤正無私曰「類」〈（《史》作「施勤無私」）〉。慈和遍覆曰「順」。危身奉上曰「忠」。彰義掩過曰「堅」。肇敏行成曰「直」。內外賓服曰「正」。教誨不倦曰「長」。愛民在刑曰「克」。好廉自克曰「節」。擇善而從曰「比」。思厚不爽曰「願」〈（《史》作「思慮不爽曰厚」）〉。除殘去虐曰「湯」〈（《史》有《書》無）〉。述義不克曰「丁」。述義不悌曰「丁」〈（《書》有《史》無）〉。不生其國曰「聲」。死而誌成曰「靈」。極知鬼神曰「靈」〈（《書》作「鬼事」）〉。死見思能曰「靈」。亂而不損曰「靈」。好祭鬼神曰「靈」〈（《書》作「鬼怪」）〉。不勤成名曰「靈」。短折不成曰「殤」。未家短折曰「殤」。隱拂不成曰「隱」。不顯屍國曰「隱」。見美堅長曰「隱」〈（《史》有《書》無）〉樂戮亡辜曰「厲」。愎狠遂過曰「刺」。不思亡愛曰「刺」。肆行勞祀曰「悼」。年中早夭曰「悼」。恐懼從處曰「悼」。早孤短折曰「哀」。恭仁短折曰「哀」。外內從亂曰「荒」。好樂怠政曰「荒」。好變動民曰「躁」。怙威肆行曰「醜」〈（《史》有《書》無）〉。在國遭憂曰「湣」〈（《書》作「連憂」）〉。在國逢難曰「湣」。禍亂方作曰「湣」。使民悲傷曰「湣」〈（《書》作「折傷」）〉。壅遏不通曰「幽」。早孤鋪位曰「幽」〈（《書》作「有位」）〉。動祭亂常曰「幽」。嗇於賜與曰「愛」。疏遠繼位曰「紹」。華言無實曰「誇」。逆天虐民曰「抗」。〈（《書》作「日煬」）〉。好更改舊曰「易」。

名與實爽曰「繆」。滿誌多窮曰「惑」。好內遠禮曰「煬」。去禮遠眾曰「煬」。

隱，哀之也。施為文也。除為武也。辟地為襄。視遠為桓。剛克為發。柔克為懿。履正為莊。有過為僖。施而不成曰宣。惠無內德曰獻。治而生眚為平。亂而不損為靈。由義而濟為景。失無口則以其明，餘皆象也。和，惠也。勤，勞也。遵，循也。爽，傷也。肇，始也。肇，治也。康，安也。怙，恃也。享，祀也。胡，大也。服，敗也。康，順也。就，會也。　　，過也。錫，與也。典，常也。肆，於也〈（於《史》作「放」）〉。康，虛也。叡，聖也。惠，愛也。綏，安也。堅，長也。耆，強也。考，成也。周，至也。懷，思也。式，法也。敏，疾也。捷，克也。載，事也。彌，久也。

此後一段，史多訛闕，按《周書》補之，差可讀。《周書》又有凶年無穀曰「糠」，不悔前過曰「戾」，思慮深遠曰「口」，息政外交曰「推」。《史》都無之，似宜補入。

中書左丞一人

楊公憲，上元人，洪武二年任中書左丞，三年伏法。公創為「一統山河」花押以示人，使人尊己以招權。待詔陳徑知其意，謂公曰：「此押非常，所謂『只有天在上，更無山與齊也。』」公大喜，即擢擢為編修。噫，此其所以致禍與！

應天人官尚書二十六人

本府人官尚書者二十三人，《金陵瑣事》載之。攷《吏部題名》，洪武初設吏部，隸中書省，張公銘善為尚書，三年，招諭雲南。周公時中，茶陵人，籍應天，由龍泉歸附，除湖廣行省平章任，調鎮江知府。乃考《南畿志》，載甲第中官尚書者，在上元諸縣，則曹公義〈（句容）〉、倪公謙〈（上元）〉、張公瑄〈（江浦）〉、黃公紱〈（句容）〉、童公軒〈（欽天監）〉、倪公嶽〈（上元）〉、吳公文度〈（江寧）〉、王公敞〈（錦衣衛）〉、胡公汝礪〈（溧陽）〉、顧公璘〈（上元）〉、劉公麟〈（廣洋衛）〉、梁公材〈（金吾衛）〉、周公金〈（府軍衛）〉、王公以旂〈（江寧）〉、王公暐〈（句容）〉、鄉舉則陳公恭〈（江寧）〉、齊公泰〈（溧水）〉、又祠墓則翟公瑄〈（江寧）〉、又人物則偰公斯〈（溧陽）〉、〈（戶禮二部）〉，流寓則周公瑄〈（山西人，舉人，官南刑部尚書，葬江寧之黃門山。次子紘，官布政，皆居於江寧）〉，而不及二公與鄒公幹、周公楨、端木公復初。《瑣事》中又不載黃公紱、翟公瑄，以二公別省人，它或有據也。二書又俱不載陳公壽〈（遼東人，官刑部尚書）〉，既解官，貧不能歸，流寓於南京。

都御史二人

金公澤，弘治十八年任南右都御史。張公琮，嘉靖五年任如金公。

侍郎九人

俞公綱，上元人，官南禮部左侍郎。張公文昱，上元人，由人才洪武中為刑部左侍郎。

楊公勉，江寧人，永樂二十三年為刑部右侍郎，謫山東參政。劉公璉，江寧人，官□部侍郎。金公紳，上元人，成化十四年任南刑部右侍郎。張公志淳，江寧人，正德五年任戶部右侍郎。殷公邁，京衛人，萬曆四年任南禮部右侍郎，管國子監事。吳公自新，江寧人，萬曆十九年任南刑部右侍郎。朱公之蕃，京衛人，萬曆四十年任南禮部右侍郎。內張公誌淳，雲南永昌籍也。

右副都御史一人

丁璿，上元人，正統四年任，五年致仕。又《南畿志》載談允，溧水人，洪武庚午舉人；丁價，溧水人，弘治己未進士，俱官都御史。考弇州《堂卿寺表》，無後二公姓名。

舊大理寺基

太平門左有高山，如圓釜立者，名龍廣山。國初置大理寺於此，後乃徙置於門外，門直達於北曰太平堤。堤左沿鍾山有小湖曰燕尾湖。誌多遺之，僅見《刑部志》。

移囚

正德十四年七月十二日，江西宸濠反，攻安慶。南京戒嚴，刑部重監、輕監人犯，俱移於錦衣衛獄，事寧復初。按自三法司門往北一帶，舊有大牆，總括三法司、京畿道在內。而刑部郎中龐嵩建議，猶謂欲於湖北岸增築城，接刑部後牆，至鍾山之紅牆止。不惟法司緩急有備，免越獄之虞，即陵寢、冊庫，亦增一重捍圍，其說亦是。今大圍牆多圮，自三法司後佛國寺，行人直穿而入矣，似亦不可不復修，以防不虞也。

國初榜文

洪武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奉聖旨：「在京但有軍官軍人學唱的，割了舌頭；下棋打雙陸的，斷手；蹴圓的，卸腳；作買賣的，發邊遠充軍。」府軍衛千戶虞讓男虞端故違吹簫唱曲，將上唇連鼻尖割了。又龍江衛指揮伏顒與本衛小旗姚晏保蹴圓，卸了右腳，全家發赴雲南。又二十五年九月十九日，禮部榜文一款：「內使剃一搭頭，官民之家兒童剃留一搭頭者，閹割，全家發邊遠充軍。剃頭之人，不分老幼罪同。」

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奉旨禁約：不許將太祖聖孫、龍孫、黃孫、王孫、太叔、太兄、

太弟、太師、太傅、太保、大夫、待詔、博士、太醫、太監、大官、郎中字樣以為名字稱呼。一醫人止許稱醫士、醫人、醫者，不許稱太醫、大夫、郎中。梳頭人止許稱梳篦人，或稱整容，不許稱待詔。官員之家火者，止許稱閽者，不許稱太監。又二十六年八月榜文：「為奸頑亂法事，節次據五城兵馬司挐送到犯人顏鎖住等，故將原定皮劄鞦樣製，更改作半截靴。短靿靴，裏兒與靴靿一般長，安上抹口，俱各穿著，或賣與人，仍前自便於飲酒、宿娼、行走搖擺，該司送問罪名，本部切詳。」先為官民一概穿靴，不分貴賤，所以朝廷命禮部出榜曉諭軍民、商賈、技藝、官下、家人、火者，並不許穿靴，止許穿皮劄鞦，違者處以極刑。此等靴樣傳於外，必致制度紊亂，宜加顯戮。奉旨：「這等亂法度的，都押去本家門首梟令了，全家遷入雲南。」

一榜永樂九年七月初一日該刑科署都給事中曹潤等奏：乞敕下法司，今後人民倡優裝扮雜劇，除依律神仙道扮，義夫節婦，孝子順孫，勸人為善，及歡樂太平者不禁外，但有褻瀆帝王聖賢之詞曲、駕頭、雜劇，非律所該載者，敢有收藏傳誦、印賣，一時挐送法司究治。奉旨：「但這等詞曲，出榜後，限他五日，都要乾淨將赴官燒毀了，敢有收藏的，全家殺了。」此等事，國初法度之嚴如此，《祖訓》所謂頓挫奸頑者。後一切遵行律誥，湯網恢恢矣。

逍遙牢

俗傳淮清橋北有逍遙樓，太祖所建，以處遊惰子弟者。按陳太史《維》《楨錄》紀，太祖惡遊手博塞之民，凡有不務本，逐末、博奕、局戲者，皆捕之，禁錮於其所，名「逍遙牢」。

前乙酉舉人見後乙酉

石城先生，年二十舉嘉靖乙酉鄉試，三十舉乙未會試第一人，官吏部奉常少卿，止於尚寶卿致政。時年不滿五十歲，居林下逾三十年，福祿壽考，子孫之盛，為留都冠。生平無霜露之恙，體中小極，但亟令家人治米粉丸，進二盂即瘥。萬曆乙酉，中式舉人謁先生，時方矍鑠，無老態。年八十餘，予嘗見先生道貌，眼碧、長頭、白鬚飄然，真神仙中人也。

萬曆戊午孟秋十一日，坐歸鴻館中校《贅語》十卷都訖。此書乃數年來所劄記者，因隨手所書，原無倫次。頃二年中以病兀坐，長日無聊，小為編敘，以散懷送日。雖壽之板，

本無足存，姑留以詒子姪而已，不敢以示人也。

遁園居士再識

此明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